

岁月悠悠

留在心中的红领巾桥

■郭树清 文

有着 1300 多年历史的崇明岛,地处万里长江入海口,岛上水系密布,河网如织,河道上架有许许多多的桥,这些桥的名字,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了,唯有那座红领巾桥尽管已拆除了多年,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一条路名,一座桥名,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标识。红领巾桥,位于南堡镇与北堡镇的交界处,横跨在大通河上,建于 1958 年。如

今,虽已拆除 20 余年,但提起红领巾桥的名字,在崇明岛上,65 岁以上的人,可谓是记忆犹新,情有独钟。该桥的建造有着一段特殊意义的经历,那是岛上的学生以劳动所得筹集资金而建成的,故命名为“红领巾桥”。

记得当年我读小学三年级,为了筹集资金建桥,我所在的四洩小学号召全校学生捐款捐物,要求人人为建桥出一份力,有钱的捐钱,捐不出钱的拣废铜烂铁及砖屑石子等物,交由学校统一回收,集中捐献。同时,为了能

按时保量完成集资任务,学校把数量指标下达到各班级,再由各班级分解到每个同学,并提出按时完成任务的时间。

接受任务后,同学们积极响应,热情高涨,纷纷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全身心地投入到捐资活动中。那时候,农村生活条件贫困,很少有同学捐钱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捐废铜烂铁或砖屑石子之类的物资,于是,大家到房前屋后或路边或江边去捡拾。“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筹集到了资金和物资,很快“红领巾桥”建成了,原来那条狭窄的小木桥,转眼间变成了一座宽敞的可载公交车的木结构砖屑碎石铺面的桥,两旁还有护栏,“红领巾桥”四个

鲜红大字横挂在中央,放眼望去,大通河犹如一条绿色飘带,桥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息,一片繁忙景象。沿河老街、商铺、民宅、绿树、田园,以及桥旁河岸边,有少妇老妪在一座座“水桥”上洗刷衣被,影影绰绰,相映成画,一派风光无限。一时间,红领巾桥成了岛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刚建不久时,学校还专门组织学生参观。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车流量的不断增多,原来的木桥改建成了水泥桥,碎石铺设的桥面也比以往更宽敞、更坚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城镇改造,道路拓宽,这条曾经贯穿崇明岛西至东三江口,东至兴隆镇(现为堡镇瀛南村)的大通河由新开的横引

河替代,流淌着数百年江水的大通河断断续续地被填平了,原来的碎石路和河面铺设成为一条车水马龙的柏油大道,倾注着学生们片片深情的红领巾桥也被拆除了,从此,这座有着特殊意义的桥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岁月荏苒,20 余年过去了,红领巾桥虽已不见了踪影,但这里的名字没有变,人们仍然把这一路段叫红领巾桥。红领巾桥那饱含深情的名字连同这里的水上风景和沿岸风情永远珍藏在人们的心中。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诗抒胸臆

老人的优雅

■俞玉珊

自从步入退休行列，
我们不再如日中天，
但只要自身优雅还在，
夕照的彩霞依然多彩！

我们虽然老了，
但我们拥有着
春天般无限美好的青春记忆；
拥有着
盛夏般坎坷难忘的人生历练；
拥有着
金秋收获硕果时的无限喜悦；
拥有着
严冬时节的深藏、积淀和对春的期待……

我们没有了攻读学位的压力；
我们没有了晋升职称的忧烦；
我们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
我们没有了养育子女的辛艰！
岁月给我们留下的

是宁静坚毅的眼神，
是舒展慈祥的笑颜，
是潇洒沉稳的性格，
是宽容热情和恬淡……

还有我们
满满的自信，
豁达的胸襟，
睿智的谈吐，
未竟梦想的追寻……

您瞧！
聚光灯下，
银发老者吟诵《满江红》
神采奕奕、高亢激昂；
书画教室
年迈的师生们笔墨耕耘、妙笔纸上；
读书讲堂
老人解析诗文侃侃而谈、妙语珠玑；
展览会上
老人精美的艺术作品好评如潮、满目琳琅；
报刊杂志上
老人自创的诗文令读者眼前一亮；
乐队老人演奏的江南丝竹余音绕梁；
合唱队老人欢快的歌声悠扬嘹亮；
健身场上焕发青春的老人英姿飒爽；
领奖台上手捧奖杯的老者身影频频亮相

这些就是老人的优雅！
这些就是绚丽的夕阳！

优雅来自强大的精神积淀，
优雅出自深厚的文化内涵，
优雅不仅是年青人的专属，
优雅更是老人的精彩和灿烂。
优雅属于你、属于我，
优雅属于所有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人！



自然大剧场 ■久久

彼处此时

农场生活杂记

■叶基毅 文

(十)借调场部 布置展览

1975 年年底,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越刮越紧,先从教育界开始,然后向文艺界、科技界和各个领域蔓延。农场也不例外,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于是,场部想举办一个展览,从下面抽调一些摄影爱好者和喜欢写写的农友集中负责展览的筹办。我是其中一个,主要负责文字工作。

展览分为农场今昔对比、农场青年战天斗地精神风貌、农场发展远景等部分,负责摄影的同志根据展览要求,收集图片、拍摄照片,我们则根据图片、照片配上文字说明。这时空气已日趋紧张,场部要求我们加快筹办的进度,我们便日夜加班。好在那时负责展览的孙志刚经常过来,与我们一起聊天侃大山。他原负责农场团的工作,一张嘴巴滔滔不绝。我们都被他的特有

经历所吸引,就像孩子听大人讲述精彩故事一样神往,忘记了疲劳,缓解了气氛。

1 月 9 日清晨,突然从广播里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整个中国被悲痛所笼罩。场部也设立了悼念会场,各单位的农友有组织地前往悼念。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筹办工作突然停止,筹办组就地解散。我回到了连队,与农友们一起经历了那个不平凡的一年。

(十一)主席逝世 赶回连队

1976 年 9 月 9 日中午时分,广播电台说是下午 4 时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收听。正在家中休假的我,4 时不到就打开半导体收音机。4 时整随着一阵哀乐响起,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瞬间,全家、全市、全国笼罩在巨大悲痛之中。

第二天上午,接到了“在家休假的农友立即返回连队悼念”的通知,我赶紧乘车回到了连队。连队也被巨大的悲痛所笼罩,在会场里设立了

悼念灵堂。经历了一次次的悲痛和打击,农友们深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有位女农友在悼念时,边哭泣着边喊道:总理走了,主席走了,我们知青怎么办,今后还有没有上调?

一个月后,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农友们顿时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和获得解放的兴奋,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看到了自己个人的希望。在这悲喜交加的日子里,我实现了入党的夙愿。9 月 29 日,在连队召开缅怀主席的座谈会上,我双手接过了入党志愿书。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 10 月 14 日,连队召开审批我入党的支部会议。这不平静的日子,这不平常的大事,我终身难忘。

(十二)恢复高考 吹皱江水

1977 年下半年,传来了全国将恢复高考的消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好多农友如同在黑暗的山林中,看到一缕灯光而激动不已,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四处寻找复习资料。当时一套供知青业余学习的数学、物理等教材,突然间洛阳纸贵成为抢手货。

考虑到连队的正常生产,连队指导员把正在复习迎考的农友召集

起来,出了好几道数学题当场进行“预考”。大部分农友望着一道道数学题都目瞪口呆,只得交白卷。“像你们现在这样的水平,也想去考大学?”指导员的一泼冷水,吓跑了相当一部分农友,打消了考大学的念头。

然而,有几位农友没有被吓倒,坚持日夜复习。那时正是“三抢”大忙季节,这些农友插好秧,从田里回到寝室后,脚也不洗,脸也不擦,就捧起了复习资料。或捧着语文、政治等书本默念,或拿出数学题进行解答。晚上,为了不影响同寝室农友的休息,躲在自己的帐子里,用手电筒照着书本复习至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开春,一批农友经统一考试先后被师范、财经等大学录取,靠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农场。当时一些农友好心地问我为什么不去参加高考,我心里有着自己的想法:一是深知自己文化知识浅薄,考不上怕没有脸面。二是自己已作了“不当文学家,要做朱克家”的发言,总不能“叶公好龙”。

后来,我直至“顶替”回城才考上大学,尽管是电视大学,但也算圆了我的“大学梦”。